



大麻是一个进阶类的毒品，像是桥梁一般，抽了大麻，就会想抽那些危害性更大的毒品。**很多吸毒的嫌疑人悔不当初，就是从吸食大麻开始的。**

后，他基本上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去，所有的设备，所有的检测功能，他都已经研究过了。

但是，毒化做多了之后，刘缙发现生活又趋于平静，缺少一些挑战。“我可以继续深耕我擅长的毒化领域，这样的工作不会很辛苦，也许还会有更多成果。但我还是想树立新的理想，再突破一下自己。”

## 过去猎捕实体“毒”， 现在猎捕虚拟“毒”

他注意到了电信网络诈骗这个领域，足够新、足够有挑战性；更重要的是，足够有需求、足够有价值。

这是从警以来，他第三次归零自己，但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近几年，社会治安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拿金山区来说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量已经远超传统的盗窃案。刑事技术领域有句口口相传的话：“警力跟着警情走。”“那么，现在案件出现在网络上，我们就应该到网络上去。”刘缙说。自从2020年9月开始担任金山分局刑科所副所长以来，他开始从事非接触类案件的网络流勘查工作。

过去，刘缙所在的刑科所主要负责打击盗窃案。如今，上级领导给他们的任务，是“技术员不仅会勘查现场，还要懂侦查”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考验。过去，基本没什么

联系的两个部门，现在要联手起来，一同打击猖狂的网络诈骗。

刑科所的介入，势必会为反诈行动注入新的动力。两个不同岗位的工作，有交叉，但办案切入思路大有不同——反诈从网络安全的角度，查找高危漏洞，从中获得数据，维护网络安全。刑科所是从刑事打击的角度，循线追踪，进行网络抓包和反编译分析，追踪到犯案个人和组织。

“简单来说，犯罪分子用什么手段，我们就研究什么手段；他们用什么话术，我们就研究什么话术。”刘缙说。

最困难的地方，在于网络流勘查是一块还没有被开垦的“田”，而他是这个领域的“小白”。

之前，外省公安已经开创了“网络流勘查”的先河，做出了一些成绩。然而，在全国范围内，网络流勘查仍然是一个新领域。上海公安界正在啃这块“硬骨头”。“这是一个系统的浩大工程，而外地的经验也只能从宏观上告诉我们这条路可以走通。但是，怎么分析、研判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还需要我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去摸索。”

开始研究网络流勘查时，刘缙感觉自己“整个人是蒙的”。当时的他，连IP域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，这一次他的归零自己，是彻底底的归零。

网络流勘查，是案件向网络转

移的产物；同样地，也给二十多年来的刑事科学技术带来挑战。传统的刑事科学技术，接触的都是实体的东西；而现在，刘缙他们开始对网络流进行勘查。

最开始，大家缺乏信心，犹豫和观望情绪比较严重。刘缙明白：这个时候，他只有做出一些实际的内容，用结果告诉大家这是行得通的路，大家才能有信心、有勇气面对刑科技术的转型。

他的压力不仅来源于他没有基础，还来源于他要说服大家加入这个阵营。有几个星期，他没有一天是早于半夜12点睡觉的，全在一点地看书、看知识视频补基础。

刘缙还记得他拿出第一份报告的时候，没有人相信，有同事质疑说：“你不是做毒化的吗？搞网络流勘查能行吗？”对他来说，过去做的是努力让别人相信毒化的结果；现在，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，还是努力让别人相信网络流勘查的结果。不同的是：过去他猎捕的是实体的“毒”，现在猎捕的是虚拟的“毒”。
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刘缙团队的工作已经到了“临门一脚”的地步，这一脚“踹”对了，就实现了零的突破。所以，现在团队里的成员都绷着一根弦。

虽然网络诈骗往往是跨境案件，打击起来有困难，但他坚定认为：要把它们伸向国内的“毒手”给斩断。

“我觉得现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，因为可以真正打击到核心的诈骗分子，所以我是怀揣使命感在做这件事。虽然过程很难，也很辛苦，但总要有有人去做困难而正确的事情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一往无前。”